

胡春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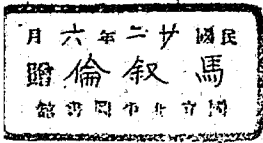
新
民

鑑

新城王樹枏題籤



47



3 1772 0436 3

叙

官本訓公，爲公衆役，必仁智超出公衆，方克盡職。故此叙探本措辭，不敢務時髦，貽笑大雅。願閱閱本書者，注重實際方面，勿局於新舊時見爲幸。

治國之道，千經萬緯，無非爲民而已。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今古不同其治，今古未嘗不同其民。民智則國強，民足則國富。其民不民，即其國不國。國之隆替，其視民矣。民治大本，端在教養。實施教養之政，要惟新民之官是賴。故官得其人，則措施有方，興革有要，勤恤民隱，曲體民情，而國家自足收民之用。官非其人，則民德而不知倡，民病而不知撫，不特無以新之，或轉擾之，而民心不困之而渙散者幾希。今我國鑒於世界大勢，民族主義，日益擴張。改革政體，創造共和。其所以警醒吾民，爲羣策羣力之倡導以謀自衛者，正不容緩。而又值大難甫平，民生凋敝。瘡痍滿目，外侮方殷。而謂身膺民社，衣租食稅，乏教失養，民智而不知開，民氣而不知固，豈國家所以擇官之意乎。昔明太祖諭府州縣吏曰，天下新定，百姓財力俱困，如鳥初飛，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廢人以肥己，爾等戒之。又下詔有司，考課首學校農桑諸實政。其命吏撫民，誠合古者教養斯民之道。孔子策衛，亦曰富，然後教之。孟子謂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管子曰，衣食足則知禮節。時雖有古今，而治民之本，初何嘗以古今而稍異耶。故知國之富強視民，而民之治否視官。因不揣謏陋，謹就歷代新民之官，詮述其教養，足資模範者，附以蠡論，顏曰新民鑑。亦望治之心，所爲發也。倘關心民瘼者，不以割裂掛漏而忽之，即用作創革新刷新之借鑑。則吾國民治庶幾日起有功乎。民國三年含山龍榆學舍主人胡春林自誌

目次

- 子路魯
- 文翁漢
- 尹翁歸漢
- 卓茂漢
- 孔奮東漢
- 秦彭東漢
- 吳祐東漢
- 鄭渾魏
- 劉秀之南朝宋
- 蘇瓊北朝齊
- 李素立唐
- 韋丹唐
- 陳貫宋
- 楊簡宋
- 陳灌明
- 湯紹恩明
- 陸隴其清

- 子賤魯
- 龔遂漢
- 韓延壽漢
- 衛颯東漢
- 張堪東漢
- 孟嘗東漢
- 劉寵東漢
- 顧邵吳
- 傅琰南朝齊
- 裴俠北朝周
- 賈敦頤唐
- 崔郾唐
- 趙尙寬宋
- 黃震宋
- 李湘明
- 陳幼學明
- 陳宏業清

- 西門豹晉
- 黃霸漢
- 張敞漢
- 任延東漢
- 廉范東漢
- 羊續東漢
- 仇覽東漢
- 曹據晉
- 韓麒麟北朝魏
- 梁彥光隋
- 韋景駿唐
- 張綸宋
- 程迥宋
- 程思廉元
- 范衷明
- 王子禎清

- 趙奢趙
- 召信臣漢
- 王尊漢
- 杜詩東漢
- 魯恭東漢
- 賈琮東漢
- 劉寬東漢
- 吳隱之晉
- 李平北朝魏
- 長孫平隋
- 倪若水唐
- 李允則宋
- 劉清之宋
- 段直元
- 丁積明
- 于成龍清

新民鑑

含山胡春林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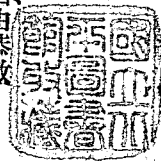
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

子路好勇以喜聞過得爲孔門之高弟。夫子許其從政。何有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若以言而失義。由弗能。其人格高尚。類如此。安得以好勇忽之。林謹按。虞廷考績。期以三載。誠以治民之道。非可收功於旦暮也。子路政事。才其治效。必待三年而始著。則後世出宰之官。動以歲月遷移。而欲程其政效。亦難矣。孔子過蒲。嘉其治蒲之績。歸其效於恭敬。忠信。明察。益見賢能之更其事功。非可倖致也。曰信。曰寬。曰斷。雖治天下。恢恢有餘矣。矧區區蒲邑哉。

子賤姓宓名不齊字子賤魯人

子賤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夫子許其爲君子。宰單父三年。而衆說民附。孔子曰。語吾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林謹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父事教孝。兄事教弟。民德自歸。於厚。而又友其賢士。使耳目易周。藉通。



民隱上無不舉之政。下無不達之情。如水之流。趨平而止。民之化也。自易况復師事之人。為之抉擇。為之指陳。倘有不治者乎。故堯舜之治。不外舉賢。子賤得人如是。史謂不下堂鳴琴而治。非過諛也。

西門豹西門以地為氏晉人

西門豹以翟璜之薦。魏斯使為鄴令。鄴初恒取女用諸河以求福。命曰妻河。民以此常苦。河伯娶婦。豹乃與三老期當共送婦。及期。豹先投巫嫗於河。曰。先報河伯。已而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皆叩頭流血。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常請於魏斯。引用漳水穿渠。溉鄴田。河內之民利之。晉以是益富強。

林謹按。人民無固定之智識。最易惑。以禍福。鄴風俗之敝。倡為河伯娶婦怪誕之談。以愚民。斂費信其說者。致沒女於河。反以為可以獲福。人道為之賊害久矣。豹即以其惑民之法。還治其人。先投巫嫗。次投三老。復欲投廷掾與豪長者。至叩頭流血。而僅獲免。則其術自不攻而自破。雖有黠者。又孰敢作妖言。以自斃耶。豹之智誠高人一等矣。至其引渠溉田。化烏鹵為稻梁。益國利民。至今過彰德者。其民猶能道西門渠之遺澤。實利之在民。固宜民之不忘也。

趙奢趙人擊敗秦軍解圍與之圍後封為馬服君

趙奢以知兵鳴於趙。亦雅知理財。治國之道。初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林謹按。得民心者。國無有不強。得民心之道。唯在於平。平則上視下。猶己民自視。國猶家。安得不強。每慨夫後世所以亡國敗家者。皆徇私之見。為之厲階。徇私之極。上下皆伸。屈法。民之不平以起。而民心以失。即國以不國。故善為國者。未有不奉公如法者。也。奉公如法。即平之徵也。沾沾於一己之便利。

而忘國家遠大之圖。豈智者之所爲耶。平原君賢者，亦不免此。曷勝慨歎。然平原君能感趙奢之言，而誦之於王。此其所以爲賢也。惟奢能行法，亦惟平原君能奉法哉。

文翁 漢 涪江 舒人

文翁，以通春秋得郡縣吏。察舉爲景帝末蜀郡守。蜀地有蠻夷風，翁雅好教化，乃選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省用減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翁即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又修學宮於成都，爲石室祀孔子，以顏會以下高弟配享。後世文廟從祀，沿及諸儒，其原皆自文翁發之。招下縣子弟爲學宮弟子，除其更繇，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求之，由是蜀地大化。學於京師者，比齊魯。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爲之始也。

林譚按：牧民之道，教養尚矣。蜀地多平原沃壤，富之隨易，惟地界蠻夷，風俗蹇陋，爲因地制宜之計，自以興教獎學爲急務。文翁不惜減其用度，而爲蜀生宏造就，學成即錄用其人，俾京師之文化得輸於蜀境，固非託之空談者所可與議也。又修學官祀孔子，奉一教以導蜀民之信仰，復設學官子弟，神其獎飭，使傳教令而作民之矜式，如文翁者，誠得教化之妙用哉。厥後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而祀孔，享及諸弟，且成千古明教之極則，是知文翁教化之行，其功不獨在蜀，乃在天下，且不獨在一時，乃在萬世也。賢守令之關係國家，固如是大耶。

龔遂 字少卿 漢 山陽 南平 陽人

龔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以明經爲昌邑郎中令。嘗數諫爭王，後昌邑以淫亂廢，羣臣皆坐陷，遂以此得免。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帝選能治者，以遂爲渤海太守。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渤海遙遠，不露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

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悅。答曰。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繻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將至渤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勅屬縣。悉罷捕盜賊吏。諸持鉤鈞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酒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聞教。即時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鈞。於是渤海境悉平。民得安土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家畜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益課民。與果實。芟之。利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富實。獄訟止息。

林謹按。人性不甚相遠。盜賊豈人樂為。飢寒交至。父母且不能有其子。君亦安得有其民乎。雖法令滋彰。愈見盜賊多有耳。遂治渤海。獎勵良民。禁挾刀劍。開倉廩。以濟貧民。選官吏。以安牧養。趣民於南畝。使人無失業地。無曠廢。所謂善治盜賊者。不在治之於已然。而在有以使人不為盜賊也。民有衣食。則知禮節。五母雞。二母彘。榆。籬。葱。韭。果。實。芟之。屬皆生民樂利之所。係。遂勸民務此。唯恐不盡。誠得所以使人不為盜賊之道矣。復躬率節儉。黜奢侈。賤末技。革其風俗。正其人心。俾盜鄉忽變為義壤。良吏之有益國家。有如是哉。

黃霸字次公。漢淮陽陽夏人。

黃霸。少學律令。喜為吏。為人明察。內敏。溫良。有讓。足智。善御眾。初為河南太守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昭帝立。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寬和為名。宣帝時。左馮翊宗岐。舉霸賢良。夏侯勝又薦之。權揚州刺史。三歲。調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行之。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諸要

舉初苦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霸善用其知，奸人不敢欺，盜賊日少，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斯民，長吏許丞老病，聲譽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更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前後治潁川八年，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嚮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八年無重罪囚，吏與於行誼，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代丙吉爲丞相，號令風采，雖不及丙，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林謹按：郡守之官，與民最親，本如家人，父子不可妄有歧異，使官自官，民自民也。霸使郵亭鄉官皆蓄雞豚，以瞻鰥寡貧窮，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親親長長之道立矣。班之條教，置父老師帥，勸善防姦，耕桑畜養，不以煩碎稍懈，推行倫常日用之攸關，固不可偶存漠視也。治道去其太甚，苟非大不得已，不遽更新吏，使公私耗費吏緣爲姦，誠爲政用人之至言哉。潁川受治最久，而吏民與於行誼，孝子悌弟，貞婦順孫亦最多，又以知後世新民之官不時遷徙，洵非至計也。

召信臣字翁卿，漢九江壽春人。

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後由諫大夫遷南陽太守，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巡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又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罷斥之，甚者按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遷河南守，治常爲第一，元始四年，詔祀百辟鄉土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歲時二千石率官屬祠信臣塚，而南陽亦爲立祠。

林謹按。民為邦本。食為民天。食足則人務禮義。盜賊獄訟自然衰止。而風俗安。有不良者乎。信臣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是知足食之道也。而其巡郡中。舍鄉亭。出入阡陌。教養之術。躬為施行。洵足為勤民之模範。而為勸言。縣官食租衣稅者。蓋矣。至戒奢侈。禁游敖。端風正俗。其道又曷有加哉。二千石歲時率官屬祠信臣塚。食報良不虛耳。

尹翁歸字子況。漢河東平陽人。

翁歸曉習文法。喜擊劍。兼備文武。受田延年之知。屢舉而拜東海太守。明察。人不敢干以私。郡中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收取黯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鄒許仲孫。為奸猾亂吏治。前二千石莫能制。翁歸至。論棄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緩於小弱。急於豪強。扶風亦大治。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後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黃金百斤。以奉祭祀。而世恆由此稱田延年為知人。

林謹按。國家無不可治之地方。其要在臨民之官。明察以燭奸。廉平以施政。而已。廉平則強者畏威。弱者懷德。明察則黯吏豪民。皆知改行。欲地方不治得乎。翁歸守東海。姦邪有記籍。豪猾論棄市。所謂法行則人知畏法。而法自省也。入守右扶風。亦唯緩於弱小。急於豪強。非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乎。而其由太守以至公卿。恆以清潔自持。至卒時而家無餘財。可言嗚乎。如翁歸者。其廉德可以風矣。

韓延壽字長公。漢之燕人也。

延壽少為郡文學。其父義為燕郡中。彊諫而死。魏相對策。以為言。謂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大將軍霍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陽淮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傑難治。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搆吏民。令相告許。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義。

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千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穆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數年徙東郡太守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尙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特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誼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明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嚮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錐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皆不忍欺負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畜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治事閉閣思過令丞畜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延壽喜延見與相對飲食屬厲勉以義勞謝令丞以下郡中欽然傳相勅厲不敢犯思信周徧二十四縣後以謁者之誣謂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與肅望之相詰竟坐棄巾惜哉

林謹按天生人類羣族而州處不能和穆親愛與他動物何以異第感發激勵全資表率此古者作官即所以作師也延壽守潁川召郡中長老設酒具食接以禮意爲民教禮讓誠得國家設官之意矣令學校官諸生爲吏民行禮使有所觀感民安得不化於禮義乎守東郡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令不得舍姦人興仁禁惡風俗以純人心以正雖三代之官何以加茲守左馮翊能躬自引咎令訟者自悔全人骨肉使聞者皆務親愛所謂至誠未有不動者也然竟未得以令終令有心人讀之能不爲之掩卷流涕哉

張敞字子高漢河東平陽人

張敞治春秋雅好經術因諫昌邑王賀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史宣帝親政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自請治之天子徵爲膠東相敞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者請得一切比三捕尤異天子許之敞乃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欽然居頃之入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名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取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酒偷長以赭汗其衣裙吏坐里閭闔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盡行法罰由是袍鼓稀鳴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見惡輒取然能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有足多者以與楊惲善惲坐大逆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亡歸後天子思敞功效徵拜爲冀州刺史敞到部以耳目發起王名區處誅其渠帥而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盜囊橐吏逐捕窮宸蹤跡皆入王宮敞自將貯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軒中皆捕格斷頭懸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郡歲餘盜賊禁止後元帝即位欲徵敞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王尊字贛漢涿郡高陽人

王尊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吏書後又師事郡文學官治尙書論語略通大義舉幽州刺史

復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尊案其狀、嚴治以警吏民。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愷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勅掾曹各自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輒自遜退。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輔繫獄、數日死、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旁郡、後又以徐明之薦、由都令遷益州刺史、道經邛郫九折阪、蓋王陽、視爲畏途、促馭驅之。居部二年、蠻夷歸附。成帝新卽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傳剛爲校尉、率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擒。大將軍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大黨震慄、渠率效首、撫弱鋤強、姦邪銷釋、吏民悅服。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祀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堤上、吏民盡叩頭、救止、終不去。水盛隄壞、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有司考、皆如言。於是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林謹按：牧民之官、安良必先。鋤暴明教、首在正刑。曾守安定、窮治張輔、行京兆、掃除備宗、本其果敢之性、濟以明決之才、暴以是鋤、刑以是正、宜乎盜賊逃匿、姦軌潛消、而無不行之令、不止之禁也。雖在東郡、祀河伯、請以身填堤、似近不智、然不忍親生民之橫、遭河患、甯犧牲一身、以爲民死、自非有殺身成仁之勇節者、夫豈能此。至誠感神、理有必至、又烏得以不可爲而忽之。

卓茂字子康、漢南陽宛人。

卓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曆算、稱爲通儒。性寬仁、善愛人、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悞認其馬、茂心知其謬、然嘿解與之、他日其人別得所亡馬、乃詣府歸馬、叩頭謝。茂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有言部亭長受其

米肉遺者。茂問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敵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知餽遺。况吏與民乎。顧不當乘威力強詣求耳。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何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教化大行。道不拾遺。王莽秉政。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災。獨不入密縣界。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莽居攝。以病免。不作職。光武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建武四年卒。上親臨送之。

林謹接愛人者。人無有不愛。夫等此。人類吾獨得爲民之表。率吾不愛人。誰愛之乎。卓茂不責人之誤。認其馬。反解與之。俟其自明。固不生計較之嫌。而要非泯人我之見者。不能也。無人我之見。存卽眞愛。人心之所流露也。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至不忍欺。非所謂愛人者。人無有不愛者乎。充其愛之所至。道不拾遺。蝗不爲災。益信爲政之道。非可苟焉已也。孟子曰。善教得民心。書曰。至誠感神。皆善用此一點眞愛人之心而已。

衛颯字子產東漢河內修武人

衛颯未達時。家貧。好學。問隨師無資。常傭以自給。建武二年。由襄城令。遷桂陽太守。郡接交州。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漬滄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也。民居深山。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以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遷。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

之平民。來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聚會私爲冶鑄，因招亡命，致姦盜，郡起鐵官，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岬民事，居官如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歸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守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林謹按：官人者必有官人之知識，而後有治人之功效；有治人之功效，而後人受其賜，國蒙其福。而其人卽隨其功效，而傳諸不敝，衛颯灼見於姦吏之最易擾民也，而傳役又不能免卽百姓之苦，何以紓鑿山通道本非常之舉，而颯固毅然爲之不稍却慮，卒使遐僻之壤變成聚邑，租賦既增，文化益資，輸灌非有卓識者豈能建此鉅功乎？鐵官之設，私鑄以禁，使國家歲增數百萬，此其智爲何如也。而居官如家，政合物宜，郡以清理，與自矜私智者，又判若天淵矣。

任延字長孫，東漢南陽宛人。

任延年十二爲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更始元年，拜會稽都尉，官靜泊無爲。唯先遣祠延陵季子，已則省諸卒，耕公田，以周窮急。掾吏貧者分俸賑給之。每行縣輒慰勉其孝子，又聘高行童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龍邱先生王莽連辟不至，乃亦自謁府門，願備錄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務射獵，不知牛耕，每致困乏。延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其俗又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長吏以下各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繼擢武威太守。大姓田紺子弟賓客多爲暴害，延收紺繫之，並其子弟賓客伏法者六人。自是威行，德立，吏民欽然。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多寇掠，民廢田業。延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有警急，逐擊追討，寇掠遂絕。河

西舊常苦旱，延置水官吏修理溝渠，人蒙其利。又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

通則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即位又相繼為潁川河內太守卒於官
 林謹按風俗之壞莫大於男女無別充其害之所至凌亂無恥弁髦人倫放棄禮義不至淪為禽獸不
 止夫以人類而淪為禽獸又奚貴此人類乎任延守九真講明禮法令男女以年齒相配別其種姓施
 以禮教使邊陲夷俗躋進乎中國所謂教化得人而興不其然歟有教化而後有人心有人心而後人
 倫以正風俗以良彼長民之官每於教化而忽之雖有善政亦難望儕於古良吏之林矣

杜詩字公君東漢河內汲人

杜詩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一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繼拜
 成臯令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崇節儉政治清平誅暴立
 威善於計略省受民役造作水排鑿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築陂池廣拓田土郡內比室
 殷足南陽人以方召信臣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乃疏上願受小職以降
 避功臣帝惜其能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身雖在外留心朝廷讜言善策隨時獻納初禁網尚簡
 但以璽書發兵未有卿符之信詩請立符以絕姦端從之十四年卒詔使治喪郡邸贈絹千匹
 林謹按衣食足則知禮節凡新民之官稍知愛民者未有不兢兢於民之衣食者也詩守南陽力崇節
 儉以養人民之儉德即為民與排水之法改良農器使力少功多而又廣拓田土修築陂池力倡種植
 凡以裕吾民衣食之源也民至豐衣食足食何令不從何禁不止然後再施之教化作其親愛雖赴湯蹈
 火不難矣豈猶慮民不為用乎南陽比室殷足至愛戴相稱語以杜母天下顯有慈母不能役其子者
 耶是知用民之道先在有以養民矣

孔奮字君滄東漢扶風茂陵人

孔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遭王莽亂與母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署為議

曹據守姑臧之時，所在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通羌胡，市日四合，稱爲饒邑。凡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親孝，謹奉養，極求珍善而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人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人或笑之不顧也。太守梁統相敬禮焉。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恆連轂，奮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府舍殘殺郡守，奮迫之急，賊乃執奮妻子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一子終，不願望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爲用命。又率厲氏豪齊鍾留等，令要遮賊氏人多，便習山谷，與奮表裏。賊益窮急，乃推奮妻子置軍前，冀以却奮。而奮擊之愈厲，卒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丞，已爲河西所敬重，及爲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隄郡中清平，後上病去官卒於家。

林謹按：財貨非寶，節義爲寶。富厚福澤，本天之所以厚毒庸人也。而人顧愛之時，當擾亂爭之尤切，且爭之不得，雖明知後患隨之，猶必求遂於一時，甚矣無明之蔽，真覺之易亡也。智哉孔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雖報德之餽遺，亦一無所受。固奮之心，超物表，洞明義利，而亦善處亂世之要道也。至於大難當前，殺敵致果，成仁取義，雲時聞事，以奮之明，肯以妻子之私，而害公耶？孔子謂戰陣不勇，非孝也。奮以篤孝而又勇於殺賊，如此亦足爲乃祖光矣。

張堪字君遊，東漢南陽宛人。

張堪少孤，讓父餘財於兄。子凡數百萬，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徵時，見堪志，常嘉焉。及卽位，來歙薦堪名，拜郎中，繼拜蜀郡太守。時上使吳漢伐公孫述，纔餘七日，糧漢欲遁去，堪說漢不宜退，乃示弱挑戰，述果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入城，秋毫無犯，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一年，徵

拜騎都尉。後領騎標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乃於狐奴開福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歎息良久，會堪病卒，下詔褒揚，賜帛百匹。林謹按：邊疆巖邑，猶屏蔽也。邊邑得人，則寇不敢犯。內部自無牽動之虞，而國以鞏固矣。漢之外患，恆在匈奴。堪守漁陽，善用吏民，督厲士卒，奔擊匈奴，使匈奴不敢犯塞者八年，能吏之裨益國家，豈不大哉。而開狐奴福田八千餘頃，令民耕種，日致殷富，則民之財產既豐，團結自固，即捍衛益堅，久安之計，孰逾於此。而後世動漢視邊鄙，昧實邊之至計，棄利於地，授人以隙，緬懷往昔，當若何爽然自失乎。」

廉范，字叔度，東漢京兆杜陵人。

廉范，趙將廉頗之後。初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薛漢坐楚王亂事伏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顯宗聞，召入詰責。范以師資之情對，帝稱其志膽。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遷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匈奴過五千人，移檄旁郡。吏欲用故事，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匈奴衆盛，范兵不敵。日暮，范令軍士各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匈奴遙望，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級首數百。匈奴自相斃死者千餘人。自是不敢復向雲中。後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僉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然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數年免歸。

林謹按：治民之要，莫大於便民。民之所好，與之；民之所惡，去之。便民也。官人者，務求便民，則民之於官，

必若子弟之愛戴父母，手足之捍衛頭目矣。豈猶慮不足，以資緩急乎？叔度守蜀郡，毀削前令，不禁火，任人夜作，惟嚴令儲水，百姓便之，無襦五袴之感。至形之於歌，推其便之所，至則邑無不修之政，家無不治之事。民富裕美，官之於民，自益親矣。以視後世官自官，民自民，上下相防，動虞民不爲用者，亦可退然思返耶？

魯恭字仲康，東漢扶風平陵人。

魯恭少失父，與弟不奉母居。太學習魯詩，兄弟閉門講誦。建初不舉方正，恭始爲郡吏。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明經召與其議。太尉趙熹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甚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有爭亭長借牛不還者，恭召亭長救歸牛，至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更泣涕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人往值之，使至，恭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於兒旁，兒不捕，雉使問兒，兒曰：雉方將雛，使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遂還府具，以白安。是歲嘉禾生，恭庭中，後相繼爲侍御史、司徒，諸職論擊匈奴，則主修仁行義，論斷獄則主以立秋爲斷，謂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爲上逆時氣，下傷農業。又嘗奏謂王者之作，因時爲法，一夫吁嗟，王道爲虧，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在冬日，乃斷。如立春在十二月中，勿以報。後卒，施行以老病罷，年八十一卒於家。

林謹按：爲政莫如平，教人莫如誠。平則虛，沖接物如鑑之空，如水之甯，心無成見，燭理自明。人即至辯，又烏得而用之？誠則豚魚可格，金石能開，况人又非冥頑不靈者可比耶？魯恭爲中牟令，能令爭田不決之許伯退而自責，借牛不還之亭長，詣獄受罪，非有他巧，平之用誠之感也。既平且誠，德化自著，德

化。著則刑。罰。簡。刑。罰。簡。則風俗良。風俗良。則人心和。人心和。則天休。至。蟲不犯境。雉止兒旁。豈偶然哉。誠於此者。形於彼。吾於此益信。

秦彭字伯平東漢扶風茂陵人

秦彭家自漢興。世位相承。六世祖嬰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建初元年。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違。奉教化者。躍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福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踴躍。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令三府以所立條式。班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章和二年卒。

林謹按。倫理為風化之原。篤親即興仁之本。彭為守。以禮訓人。既敦明庠序。修饗射。以習其儀。復設四誠以定六親。遵其教。則三老有權。酒肉有勸。其於治民之道。洵得根本之至計矣。孔子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此意也。而興起稻田。差為三品。裕衣食。源立賦稅。準利民福。國其道。又豈能外耶。

孟嘗字伯周東漢會稽上虞人

孟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及姑老壽終。夫女弟以宿嫌。誣婦。厭苦供養。鳩其母。郡輒結竟其罪。嘗知枉狀。備言於守。守不為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連旱二年。禱祈無所應。後守殷丹到官。嘗輒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宜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即刑訟女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與交阯比境。通商以珠買穀。先時宰守多貪穢。珠漸徙於交阯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改革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後嘗以吏

民攀留之殷、戰鄉民船夜遁、隱處窮澤、身自耕作、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尙書楊喬七發薦、嘗未出年七十卒於家。

林謹按、官莫難於折獄、哀莫大於喪心。每慨俗吏之折獄、才喜怒所在、是非以之而雲、時之謬誤、動長社會之奸欺、人心偷薄、恒緣於此、而冤抑之久、滯其甚者、或干神譴而召戾氣、此小大之獄、所以不可不以情也。以至孝之寡婦、而遽罹至冤、嘗備言於守、先以哀泣繼以謝病、守竟不察、是何守之喪心也。嘗卒陳於後守、爲婦昭雪、而早亦以釋此固、至誠之感、應實亦居官者所應具有之良心也。至嘗守合浦、能革易前弊、求民病利、使飛潛沐浴、海珠復還、則古所謂信格豚魚者、不益信乎。

羊續字與祖東漢太山平陽人

羊續初坐大將軍竇武黨事、禁錮十年、得黨禁解、辟爲廬江太守。及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陣、其小弱者負水灌火、集數萬人、並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鳳賊戴鳳等、作亂襲擊破之、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微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探風問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復上言、有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疾之、當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其清風如此。六年、靈帝將徵爲太常、未及行、病卒。遺言薄殮、不受贈遣。

林謹按、寇賊之起、恒起於游民之失業。其國游民多者、國未有不亂。蓋游民習於耽逸、視詐僞爲生涯、迨積之久、社會之信用、既失、不得不假擾亂爲攫奪之計、而國家不勝受其毒矣。續守廬江南陽、大破寇賊、而汲汲宣布政令、候民病利、宥其枝附、令就農業、一面禁制、其不爲寇賊、卽一面提倡、之使爲良。

民弭亂之源。誠得之矣。而微服間行。探風問語。使令長貪潔。吏民良滑。洞然於中。勤敏如此。吏安得售。其欺民。又安得而不服哉。敝衣薄食。懸魚杜賄。為風俗。革其奢靡。為人心。絕其奔競。身教者。從使積。敝之世。能多求羊。續其人者。而理之。其國又烏得而不治乎。

賈琮字孟堅東漢東郡聊城人

賈琮初舉孝廉遷京兆令有政迹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敕選能吏有司舉琮為刺史初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無清行上承權賞下積私賂賦歛過重百姓空單故卒致怨叛琮至招撫荒散獨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產歲間蕩定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貪治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歛因緣生姦詔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襄之百城聞風竦震諸有藏過者悉解印綬去惟甕道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富官待琮於是州界歛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林謹按後世叛變之萌國家動咎民之不率德而不知實汗吏有以蘊釀之也吏治愈壞治道愈下而民之怨叛亦愈多未有吏治不端而民能率教者也賈琮刺史交趾鑑於怨叛之兆實原前後刺史率無清行賦歛過重之所致即勤加招撫簡選良吏試守珍產使民得復其固有之利賈父之歌豈倖致哉而冀州下車即命褰帷裳謂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豈可自掩聞者為之震竦亦可知身居民上者固不徒在席豐履厚已也

吳祐字季英東漢陳留長垣人

吳祐父為南海太守家無餘畜祐雅不欲受人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遷膠東侯

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閭，先自責，然後斷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嘗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闕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陳，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安丘男子，母立長，從母行市，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連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解報吳君乎？」乃齧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曰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環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馬融爲冀章草，祐爭之不聽，因自免歸家，不復辭。躬灌園蔬，以經書授教，年九十八卒。

林謹按：人類無不可革之人心，卽國家無不可化之人民。道在慎選新民之官，神其遺策耳。故善治民者，不徒在使人畏己，在有以使人德己。恩之所加，不失於濫；法之所及，不蹈於苛。然後人思其政，國蒙其庥矣。吳祐以仁簡爲政，聽訟必以道譬之，或到閭里爲之和解，務在必得其情，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其在此乎？豈夫孫性獎其自首，并褒其父，是勸人自新之路也。安丘男子恥母之辱，而至殺人，既不能赦，又不忍刑，逮其妻使同處獄中，得永嗣續，其仁厚如此。死者固感且不朽，而聞者又豈有不懷恩畏法者哉。

劉寵字榮祖，東漢東萊牟平人。

劉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送者塞道，後四遷豫章太守，又三遷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後被徵將去。山陰縣有五老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賢明，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爲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建甯元年，又代王暢爲司空。頻遷司徒，後免歸田里，家無貨積，以老病卒於家。

林謹按：治民無他術，勿擾而已。然勿擾又非姑息之謂也。爲之教以作其親愛爲之法，以彰其勸懲，利之所在，思所以興之，弊之所在，思所以剔之，吏不枉法，民遂其生，勿擾之道得焉矣。劉寵爲守，簡除煩苛，察察非法，及去而龐眉皓髮諸老各齋百錢以送，何仁聲之入人深乎？昧父老之辭，他守爲政，民不得安，寵爲政，民不見吏，信乎官之賢明與否，亦在擾不擾之間耳。後世俗吏動謂民不易治，務求勝之，以勾距其去，勿擾之道亦太遠矣。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東漢陳留考城人

仇覽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業鬻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盧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忍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親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卒，成孝子。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道，不罪而化之，得毋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謂之曰：今京師英才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

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說其中耶？融後以告郭泰，泰因與融齎刺謁之，遂留宿。泰嗟歎，下牀爲拜，學畢歸鄉里。州郡并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後徵方正，遇疾卒。

林謹按：聖人治天下，亦惟孝而已。世未有孝而不敬愛人者也。能相敬愛，則風俗必端，人心必正。而其國必大治。仇覽以母告子，不孝爲教化，未至乃親到陳元家爲陳人倫。孝行是能明於教化之原，而洞見所以治民之本也。其必親至其家，若是兢兢者，豈好名之心之所爲哉？蓋不如是不足以激人心，而輓澆俗，身膺民寄，固當獨見其大也。而嚴設科罰，役剝輕游，恣者以田桑禁其游，民與其曠土雖三代治民之道，又豈有加哉？

劉寬字文鏡，東漢宏農華縣人。

劉寬居州里有失牛者，誤認寬牛。寬無所言，下車以牛與之。已而其人別得所失牛，乃歸寬牛。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何爲謝之？感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之，歷官南陽太守。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嘗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行縣，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其後兩拜太尉，繼遷光祿勳，封遼鄉侯。寬嘗朝會，裝嚴已訖，婢覆羹，汗朝衣，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林謹按：善治民者，在施德教以化民，不在任刑罰以繩民。苟不能使人民懷吾德教，而惟日以法議其後，至民不畏法，則吾術窮矣。寬洞見於此，日服膺夫子齊之以刑，民免無恥之言於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我恤其恥，彼自激於恥。民至有恥心，安有善之不遷，惡之不去者哉？况功善推人，災異責己，即禹湯罪己之心也。民非木石，其不恥且格者鮮矣。而見父老，則有慰見少年，則有勉儼然如家人。

父子。新民之官。能盡其新之道如此。民之沐德。豈有涯哉。彼俗吏習爲武健。亦可以返矣。

鄭渾字公文。魏河南開封人。

鄭渾遭亂。避地淮南。後渡江。就魏。初爲掾。繼遷下蔡長。邵陵令。當天下未定。俗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無以相活。輒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課使耕桑。又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贖。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爲寇。渾以其徒黨。率多脅從。乃廣開降路。宣諭恩信。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備。繼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得賊婦女財物。十以七賞。民悅。爭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以贖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別遣吏民。分布告諭。出者相繼。獲與斬之。諸縣悉平。轉上黨太守。遷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勸稼穡。明教令。民勤於農。而盜賊止息。又遷陽平沛郡二太守。沛下濕。患水滂。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遏開稻田。郡人以爲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一冬功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號曰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郡苦乏材。渾課民樹榆。爲籬兼植五果。榆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材足用。饒然渾清素。在公及卒。家無餘財。

林謹接愛民之道。莫要於嚴治盜賊。以鋤民害。勤求農利。以厚民生。寇賊息。農利興。民得安居之樂。而禮義可以興矣。渾當亂離之世。相繼爲守令。勤課耕桑。慎修水利。爲民重去子之法。講魚稻經久之利。是使民衣食有資。克遂其孳乳也。而厚其賞。使民爭捕賊。復予轉贖。令賊自相寇盜。賊卒以平。彼世俗動謂賊不易治。是特未有其術耳。至渾所制移居之法。使新集之民。相互調劑。又愈見治民之道。非可苟焉已也。

顧邵字孝則。孫吳吳郡吳人。雍之子也。

顧邵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郭卜靜等。皆亞焉。四方人士。皆樂歸之。權妻以策。

女年二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淫祀，及非禮之祭。小吏姿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餐、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在郡五年卒，其後謂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凌太守餐，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

林謹按：祭祀之設，所以報功德而策後進者也。生人之患莫大於無良好模範以爲之啓迪，尋至禍福之念深入人心，而淫祀非禮之祭，以起遞推遞演，遂不覺而鑄成一般社會之微習，慣矣。社會皆務徼待人，事不修最足貽民憂，而召天禍，孰知信仰之誤，其弊亦至於此哉。邵生詐僞之世，仕偏安之吳，初下車豫章，即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并優待其後，其表揚之微意，豈非所以予良好模範於社會耶。而又禁絕諸不經之祀，以挽人之徼待心，使其祈嚮其足以起社會之沉溺者，不亦多乎。而謂秉、禮、餐諸輩皆拔之於輕微而友之，人咸服其知人而要益可知，其鼓舞社會起頑立懦之深心矣。

曹攄字顏遠晉誰國譙人

曹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勤，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鞠，自誣服獄，當決矣。適攄至，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服其明。歲夕，攄行獄，見衆囚慙之，謂曰：「鄉等不幸到此，非所新感，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因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之義，不見負保爲諸君任之。」至日，果相率還，并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大雪，宮門夜犬行，馬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羣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至，必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後爲襄城太守，襄城屢經寇難，攄緩懷振理，旬月漸服。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領襄陽，以攄爲正南司馬，使督參軍，崖曠討流人王道，曠奸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遇戰於鄆，縣軍敗死之，故吏及

百姓并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林謹按非良折獄哀矜折獄聖人之垂訓後世者至矣顧俗吏好爲嚴酷鍛鍊周內後先相繼吾不知含冤以沒者幾何人矣臨淄孝婦以不勝考鞠不恤自誣服獄令讀者心側使非據至能察其冤更加辨究則孝婦永成冤獄矣干神譴傷天和孰大於此而謂折獄漫可以輕心掉之耶釋囚還家勉日令返非善推誠安能爲此而詰服門士又何神也受譎戰死即以成仁又豈得謂據之短於智哉

吳隱之字處默晉濮陽甄城人

吳隱之性至孝年十餘喪父母哀毀過禮孝感鶴雁與太常韓伯鄰居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輒爲輟殮謂伯曰汝若居銜衡者當舉此輩人故伯爲尙書隱之遂階清級隱之善談論博涉文史少有清操後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累擢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勤苦同於貧庶隆安中爲廣州刺史廣州包帶山海多珍異前後刺史多贖貨距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俗謂飲者輒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謂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於是清操愈厲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後其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縣郡者皆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及隱之而孝弟潔清不替林謹按世俗之人每多蔽於無明蔽之之極好貨財私妻子本來之真覺恒薄蝕而無餘甚矣人心之易惑也隱之以至孝之性克守清操在郡一如居家妻自負薪勤苦同於貧庶飲食泉而甘之不易其心是能排除無明永存其本來之真覺也而祿賜皆班親族非所謂君子篤於親者乎其弟及子亦能以廉慎爲門法守潔清不替益以見隱之之垂示遠矣

劉秀之字道實南朝宋東莞莞人

劉秀之少時嘗與諸兒遇大蛇蛇來勢猛兒盡驚號秀之獨不動其鎮定如此景平二年除附馬都尉元

喜中再爲建康令。有政績。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壞。公私廢業。秀之修復之。雍部由是大豐。復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躬爲儉約。以救飢饉。先是漢川以絹爲貨。秀之令用錢。百姓利之。繼遷爲益州刺史。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多有至萬金。秀之心力堅正。獨清潔。家無餘財。去梁之日。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鎮庫。此外蕭然。其爲政整肅。遠近悅焉。

林謹按。濁亂之世。苟非清明。在躬者。鮮不爭爲財貨之營聚。蓋人莫不有慾望。世愈亂。事愈淆。而人之慾望亦愈熾。夫慾望本於生之具。人莫不知厚其生。莫知所以厚其生。無怪古今之死慾望者。恆畢生而不悟也。秀之守梁益。日處豐富之鄉。益厲清潔之操。去梁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鎮庫。蕭然一如平時。是能以心役慾望。而不爲慾望役矣。惟不爲慾望役。是以獨能全其生。而修六門以復良田。躬儉約以救飢饉。裕民之道。又豈有加哉。

傅琰字秀珪。南朝齊北地靈州人。

傅琰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陽令。並著能名。元徽中。遷尚書左丞。高齊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爲山陰令。有二老爭團絲。老各別業。其一賣針。其一賣糖。琰令掛團絲。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食雞。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僞。先是琰父僭佑。嘗令山陰。有能名。至琰復再任。著績。時言諸傳有理。縣諸子孫相傳。齊建元四年。徵爲驃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卒。琰子翹。復自吳令。歷山陰令。有能名。建康令孫廉嘗問翹曰。聞丈人發姦。擿伏如神。何以至此。翹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耳。清則憲剛。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剛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礙。滯欲不治。得乎。翹天監中。位至驃騎諮議。林謹按。夫子許子路以片言折獄。亦謂其能明斷耳。明則燭理。自精是非。不難立判。斷則堅其抉擇力。

以用其明而已。傳琰判雞與團絲之爭。推其理度其情。辨其是否。縣服其神。夫天下事莫不有其情理。得其情理。委安所遁乎。固非有異術也。琰之明斷其足以啟聽訟之智慧者。良不淺矣。然而清勤實明。斷之本。味齟之言。亦可知所務哉。

韓麒麟北朝魏昌黎棘城人

韓麒麟好學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勸曜無坑降衆。表爲冀州刺史。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慚而退。後京都大飢。麒麟表陳時務。略謂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遭水而人餒。今秋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勤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耕少田者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子計口授田。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請減絹布。增益穀租。豐年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旁。臨終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卒諡曰康。

林謹按。國家之有刑罰。非得已也。夫人不能無欲望。欲望逾常。軌不有刑罰。以制限之。則社會之秩序必亂。故刑罰者。所以輔教化也。乃劉普慶謂無斬戮。何以示威。噫。刑罰豈示威之具哉。麒麟不爲所惑。嚴詞斥之。洵得治民之大體矣。孔子謂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麒麟恆置律令於坐旁。卒寡於刑罰。此麒麟所以爲麒麟歟。

李平字雲定北朝魏頓丘人

李平涉獵羣書。好禮易。有大度。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累遷太子庶子。請郡自效。拜長樂太

守政務清靜。徵行河南尹。爲豪右權戚所憚。尋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之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先是相人多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延昌初。又除定冀二州刺史。先是良賤之訟。頻年繁積。平請不問眞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獄訟衰少。武川饑饉。將任欸。擅開倉賑恤。爲有司所繩。當免官。平奏救欸。特見原。平高明繩濟。所在有聲。又以討信都王愉。封武昌郡公。破梁將趙祖悅。遷尙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凡爲機密十餘年。卒諡文烈。

林謹按。聞歌而喜。聞哭而哀。人之恒情也。故人而日與善人處。久之自化於善。而不知其善。與惡人處。亦然。習之相沿。浸成風氣。風氣良否。人心隨之轉移。之道。豈有他巧。亦在樹一鵠。以爲之軌範而已。平修太學。簡通儒。選聰敏者教之。即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爲立贊。以示型表。瞻仰之日久。諸生有不與之俱化者哉。假聖賢以軌範。諸生以軌範。社會吾知風俗可移。人心可革矣。其作始也簡。其成功也鉅。獎教興學。顯不重且大耶。

蘇瓊字珍之北朝齊長樂武強人

蘇瓊性清慎。爲南河太守。至部。盜賊止息。或外境姦作。從界行過者。無不捉獲。零陵人有失牛者。疑村人某所竊。瓊一問而知其見枉。即釋之。後果別訪得所竊盜。郡人皆服。自是畜牧不收。鄰郡富家。多將財物寄於界內。以避盜。有兄弟爭田者。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淚下。諸證人莫不灑泣。爭者感悟。復同居焉。常以春日集大儒講於郡學。又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以儉而衷之禮。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齊天保中。郡界大水。瓊貨粟於富家。以給飢者。咸撫其兒子曰。府君生汝。在郡六年。爲天下最。及撫徐州舊制。以淮禁商販。不聽輒度。時淮南歲儉。瓊請聽糴淮。北及淮北。飢復請通糴淮南。自是商販往返。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

林謹按、有無相通。彼此衆濟。古今通義也。而俗吏踰於小見。輒遇災歉。之秋。制限轉運。致姦商黠賈。相緣爲姦。而人民或轉增其苦。甚非弭災之至計也。瓊令淮南淮北。相互通糴。水陸之利。亦藉以通民之相資。以生者。當不可以億計矣。而鉅災驟至。急須救濟。貸粟富家。出有餘以拯困乏。一時權宜之策。又豈有加茲。至教儉講學。禁淫祠。論爭訟。誠得爲政之大體哉。

裴俠字嵩和北朝周河東解人

裴俠從孝武西遷。俠將從行。而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乎。徐擇木焉。俠曰。否。旣食人之祿。甯以妻子易圖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後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吏懷之。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爲也。悉罷之。因并罷供役。丁夫亦三十人。但量收其庸直。以市馬。歲月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謳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誦宇文泰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有笑者曰。人生仕進。當身名并裕。清苦如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歿流芳於典策。今我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聞者慚退。又連拜郢祐二州刺史。徵爲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遷民部中大夫。主倉吏多隱沒積。年至千萬。俠勵精發擿。數旬之內。姦盜峇盡。轉工部司空。錢物所隱。費數至五百萬。其吏李貴。知俠清肅。懼罪責。乃於府中悲泣。俠聞之。聽其自首。其肅姦伏具此類。俠所居屋。風霜不蔽。帝知之。矜其清苦。爲起宅。並賜良田。卒諡曰貞。河北吏民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林謹按。清慎奉公。儉素持己。居官之道。當如是也。顧自利祿中。於人心貪婪習爲風氣。一官到手。面目全非。吏治之汚恬不爲怪久矣。俠於擾攘之秋。歷仕州郡。不剝民以自奉。爲罷供役。虛靈不昧。情魔一

空。是。何。異。停。箸。於。大。食。之。時。覆。觴。於。劇。飲。之。際。哉。字。文。泰。使。別。立。以。獎。諸。吏。揚。清。激。濁。此。泰。所。以。亦。不。失。爲。一。世。之。雄。也。周。孝。閔。帝。至。爲。賜。田。起。宅。作。吏。有。方。寬。乎。尙。矣。

梁彥光字修之隋安定烏氏人

彥光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隋受禪爲岐州刺史岐俗淳質以靜鎮之所部大安轉相州治如岐政不理坐免歲餘起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請復爲相州刺史以變其風俗上從之豪猾聞彥光自請求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豪猾皆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陂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賢之書不得教授常以李月召集臨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若好爭訟情業無成者則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又爲舉行賓貢之禮祖之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剋勵風俗大改滏陽人焦某事親禮闕彥光弗之罪使至州學觀韓伯瑜像爲說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年衰對母悲泣之事焦某感悟悲媿若無容者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謬訟卒於官謚曰襄

林謹按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曰道曰齊此中程序豈一手一足之勞哉而後世習於苟且治民之具徒託文告之虛文一政之頒曰某也宜如此曰某也不宜如此文告旣佈遂以爲吾能事畢矣及事與情違又勸吾民之不易治豈知以言感人其感已淺况蚩蚩者又非文字所能喻哉彥光治相欲革其險陂之俗招致大儒教授四鄉以時集試假榮辱爲勸懲使人自砥勵俗有觀感率移其風俗而革其人心道之齊之道誠在是矣使徒務虛文而無實際豈能獲此成功乎至立像以教孝尤爲治民大本之所繫凡官人者當則做也

長孫平字處均隋之代人也

長孫平、有器幹。頗覽書記。與隋文帝情好款洽。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尙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秋、每家粟麥一石以下、各以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轉工部尙書。有人告大都督郿紹、非毀朝廷、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諫乃止。因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未幾遇譴、以尙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歷許員二州。俱有善政。鄴風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乃遷平爲相州。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事免。俄復進位大將軍、拜大常卿、吏部尙書。

林謹按邦家之亂、肇於凶年者、什九儲穀救荒爲政要務。蓋民苟非無以爲生、又孰肯挺而走險哉。願後世積穀之多、轉以滋弊者、何也。緣儲於官、而未儲於民耳。在官則最易挪移、且緩急之資、非特延滯、且不易分配、且又可暫而不可久。故雖有若無在民、則人人得爲糾察。既易普及、亦易收儲。而實惠尤易均沾。舉得其人、誠爲備荒之至策也。平籌設義倉於天下州縣、令民秋每家出粟麥一石以下、各以貧富爲差、即儲之閭里、偉哉此策。切近人情、收之不難、放之自易。卽不值凶年、定爲公積。以若何數爲備凶。以若何數爲給還。善經營之家、各有餘。卽國無不足、而地方教育、諸政亦可資以舉。舉富教之術、固在當前。願舉世忽之坐憂貧乏、豈不哀哉。

李素立 唐趙州高邑人

李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平上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上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直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卽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關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獻馬牛。素立又不受。乃開屯田立署。次邊人益畏威。

林謹按國家所恃以佐治平者、惟法而已。法屈則不威、法當則知感。未聞興盛之世、偶於法而有所出。

入者也。高祖賢者，民犯法不及死，欲殺之，猶不免偏激之譏。則信乎有國家者，動易軼出法律範圍之外也。素立慨然爲高祖言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雖皇尊爲士，亦豈能外此哉。至其論降夷人，開屯田，立署次，威德并樹，守邊之道，又良足多矣。

賈敦頤 唐曹苑宛旬人

賈敦頤，性廉潔。貞觀中，數歷州刺史。嘗盡室入朝，車馬羸敝。道上不知爲刺史也。久之，爲洛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曰：人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况臣得事其君乎。遂原之。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澆二水，歲泛溢，壞室廬，浸洑數百里。敦頤爲立堰，水不能暴百姓。利之時，頤弟敦實爲饒陽令，與瀛接壤，政清靜，吏民稱美。舊制大功之親，不連官。獨敦頤兄弟治行相高，以故不徙。永徽中，遷洛州。洛州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於官。咸亨初，敦實又爲洛州長史，以寬惠得人心。洛陽令楊德幹尙酷烈，常杖殺人。敦實諭之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稍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故號棠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林謹按：自秦開阡陌，授田之制不行，相沿既久，於是富者有田，貧者無田，極其敝之所至，田愈多，驕奢愈肆。富者轉類坐食之游民，田愈少，或至於無凍餒交侵，貧者輒流爲盜賊，改制之弊亦至此哉。敦頤慨豪右占田踰制，毅然舉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其爲民杜姦蠹之風，長忠厚之俗，嘉惠窮黎者，洵不淺矣。願豪右信不可占田，而富者任其購置，弊亦相若。其足貽國家之隱憂者，類如上述，愚以爲宜限制其購置之數，而獎勵其用所富於他種實業救濟之法，倘亦有國者所不廢乎。

韋景駿 唐京兆萬年人

韋景駿，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濱漳，連年泛溢，舊防雖峭，以迫漕渠，隨決壞苦人。景駿相地勢，益

南千步別築郭。水至隄址輒去。其北燥爲腴田。人廢長橋維槽。以梁其上。功少費約。遂爲法。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徙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以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情自新。遂爲孝子。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雖小兒亦與焉。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後遷虜州刺史。州窮險。有蠻風。無學校。好祠淫鬼。景駿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

林謹按。愛民者。莫大於施實惠於民。實惠之所至。雖婦人孺子。恒能歌頌功德於弗衰。故出宰之官。勤政爲要。勤政之本。端在便民。奈俗吏安於苟且。蹈常習故。憚言興革。其甚者。或惟賡削之是務。甚矣亦太不爲沒世計矣。景駿令肥鄉。學廬館舍橋郭。皆爲起治。遷虜州。爲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祠房。無名者。何一非便民之政哉。而遇荒歉之至。又能身巡閭里。教導撫循。勸通有無。使民免流散。以視荒賑有偏無全之救濟者。遠矣。實惠之在國。固宜民之不忘也。至教孝以全人。母子端風。正化。又良。賴哉。

倪若水字子泉。唐恒州家城人。

倪若水。開元初。爲中書舍人。尙書丞。出爲汴州刺史。政清淨。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爲教。誨風化。興行。上遣中人捕鵝鷄鷓於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籟之玩。自江嶺達京師。水舟陸齎。餉以魚蟲梁稻。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怨陛下耶。上手詔。褒賚賜帛四千段。悉放所玩。摘中人罪。後入戶部侍郎。復拜右丞。

林謹按。國之不興。由於民之不治。民之不治。由於教之不立。故獎教爲國家之至圖。而布教爲宰官之首務。爲民表率。不能教民。豈國家設官之意哉。若水刺史汴州。即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復身。

爲教誨。其於設教之道。可謂不遺餘力矣。教之既行。風化自正。民有不與於仁義者。哉。導民於仁義。宰官之天職盡矣。故教者凡居官所宜兢兢也。苟其忽之。又安用官爲。

韋丹字文明。唐京兆萬年人。

韋丹早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後又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戒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爲隸。始築州城。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皆草茨。行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受林瓦於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旱。募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倉爲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史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者。宣宗時。丹子宙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歎。宙斥吏供用錢九十餘萬。爲市糴。餉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使民知避法。自殖。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飢。人輒率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羨餘穀。以待乏。罷冗役九百四十四員。縣舊置吏督賦。宙聽民自輸。家十相保。賦入常先期。農民貧多無牛。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又爲俚民具條約。使略知昏禮。俚俗大改。還爲大理少卿。歷遷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

林謹按。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對以吾斯之未能信。夫子悅之。亦可知古之爲官者。在實。有以化民。非可苟焉已也。自後世以功名奔走天下。士即以官爵爲之的。極其敝。又以金錢爲官爵之準。官之名愈高。官之用愈失。而民之待治於官者。恆不如其自謀。又安問官之克利其民哉。韋丹仕唐。所至皆利民。

之政。其子由治亦如之。豈真丹父子有異於人哉。亦務乎官之實。而不敢冒襲其名耳。觀其興學救災。教種茶麥。修築陂塘。治陶瓦。創社牛。非果得所以化民之道乎。人之出仕。不能學丹父子之所爲。則誠蠶民之官而已。豈古設官之意耶。

崔郾字廣略。唐貝州武城人。

崔郾姿儀偉秀。望而慕之。不可狎也。穆宗荒於游畋。內醕蕩。所曙不能朝。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樵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上動容謝之。敬宗立。期年。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俸助輸。郾曰。吏不能瞻宏。安暇卹民。以府常費代之。改郾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馳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卒諡曰德。郾不藏貲。有餘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子弟自化。治虢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洩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虢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苦其擾。鄂土沃民剽。難以吏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

林謹按。善爲政者。莫要於三。因。三。因者何。曰。因地。因時。因人而已。地各不同。時各不同。人亦各不同。治之。偶乖其術。則宜於彼者。或不宜於此。宜於昔者。或不宜於今。此事必至。理必然者。而世之居官者。每多矜其私智。師其成。見及事之不治。又恆咎人。而不咎己。不知制宜之道。其失。敗可勝計哉。郾治虢。以寬。治鄂。以嚴。其官同。其治獨異。味其答。或問之。辭其所謂。政貴知變者。真可謂得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人。制宜之妙用也。身爲民表者。苟不達此。豈能免於膠執之誚乎。

張綸字公信。宋潁州汝陰人。

張綸有個儻氣。以殿直討王均於蜀。寇數百已降。復叛。使綸擊之。綸報曰。此窮寇。擊之則生患。不如諭以

向背從之。果降辰州洞蠻，常內寇。以綸知辰州，綸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及綸去，州曹璋表留之，不可。蠻復擾，乃復徙爲辰豐等州安撫使。蠻則復定。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課大開，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復置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百餘萬。居二歲，增上供米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於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於高郵北築漕河，隄旁錮鉅石爲十礎，以泄橫流。凡二百里。泰州捍海堰，延袤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海濤冒民田，綸議修復，論者難之。恐濤患息，而潦患興。綸曰：濤之患什九，潦之患什一，獲多而亡少，不亦可乎。凡三表請自臨役，卒成堰。復通戶二千六百，居淮南六年，歷昭州秦濼，滄州乾，潁川刺史。綸所至，輿利除害，爲人恕。喜施，予在江淮見漕卒凍餒多道死，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林謹按：興利除害，乃新民之官，不二天職也。能此則福民，不能此則蠹民。食國之祿，視民之事，不有建白，豈不羞哉。綸官濱海窪下之地，毅然請修復海堰，不因時議而稍沮，推綸之意，豈不以利害所在，既官斯土，我不興之，除之又誰興之。耶。疏渠導湖，開長蘆西河，皆此責任心爲之也。居官者克負其責任，斯官之職盡矣。而綸又能推奉錢市絮襦，以衣凍餒，其惻惻又豈可沒耶。

李允則字垂範，宋並州孟人。

李允則受畢士安之知，真宗初，屬以湖南。允則力除苛稅，繼遷知滄州，濬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又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堡，而水不乏。且斷冰以代砲，契丹解去。上召勞，曰：頃有言濬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知善爲備也。擢河北安撫，知雄州。時河北旣罷兵，而允則治壘不輟，契丹以爲嫌，上有詔詰之。允則曰：甬通好不卽完，治恐他日頽圯，因廢邊守，患不可測。上以爲然。又廣簡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築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禊事，名界河戰，棹爲競渡，以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

起樓城。上爲斥堠。望可十里。允則曰。南北已講。安用此。命徹樓夷。而爲諸軍圍。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之荆棘。地以益阻。復因治防巷。徙浮圖於北原。上登望。乃三十里。命境有隙地。悉種榆。已而榆滿塞下。願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即歸卒。允則遂斬以徇。大禧間。徒知鎮潞二州。仁宗立。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咨詢。以是洞知人情。訟事無大小。一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饑。不蓄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方略施設。後人莫之敢窺。至與契丹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允則多所裁定云。

林。謹按。國家處四夷交侵之世。莫要於慎選守邊之吏。邊守得人。則因地設險。因時制宜。在我皆操勝算。敵雖狡。亦安敢逞。設智哉。允則守河北二十餘年。恒能出其敏銳之手段。陽爲結納。陰事預防。使契丹且懷且畏。終不能得志於宋邊守之關係。國家亦慕鉅哉。然非在上者知人善任。雖有才智。亦必不能竟其用也。噫。吾敬允則。吾尤敬宋真宗之能用人也。

陳貫字仲通。宋河陽人。其先相州人也。

陳貫。早歲。個儻。數上書言邊事。及舉進士。真宗識其名。擢高第。累官知衛州涇州。督察盜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筭庫賦。租出入。皆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出職田粟。且帥富民計口占粟。而發其餘。以賑歲飢。及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以興屯田。後遷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還卒。貫喜談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言曰。前日不斬傳潛。張昭。允。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遄。論。上。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三。論。其。論。選。將。略。謂。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窺。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粹。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論。練。

兵略謂禁旅恬於休息、久不識戰、請募士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又嘗著兵略世多稱之。

林謹按、急公好義、本人類同、具之美德、特無覺者、以激勸之、則自私之見、不易化耳、貫身帥富民、以賑饑饉、出其有餘、濟其不足、使富者培德、貧者懷德、此中表帥之方、啓迪之道、豈稍有一毫私意、雜其間、而能使富民無間言耶、其論兵、亦切中宋世之弊、夫國家使領兵者、畏死不畏法、則兵之用亦僅矣、嚴其法、即所以作其勇、國家多事、兵願可以姑息將之乎。

趙尙寬字濟之宋河南人

趙尙寬爲政興利除害、整有條理、知平陽縣時、鄰邑有逸囚將犯境內、尙寬趣尉出捕、曰彼不意我至、易敗也、亟往毋使散漫、且爲害、尉出復遣徹兵巡躡其後、悉獲之、徙知忠州、窮治畜蠱、大革其俗、以孝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亂土曠、民稀、議者欲廢爲邑、尙寬曰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漫灌、四方之民來者雲布、尙寬復爲計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化、膏腴增戶、累萬、尙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丞言狀、仁宗褒焉、後徙同宿二州、河中神勇卒苦太校貪虐、匿名告變、尙寬禁之曰、妄言而已、而奏黜太校、分諸卒隸、他營晏若無事、尙寬去唐、後中山高賦繼之、益作陂堰、募兩河流民、使耕作、田日加闢、戶日益衆、朝廷推功尙寬、以爲直隴圖、聞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

林謹按、天下無不可耕之土地、地方無不可聚之人民、彼土地之所以曠、人民之所以散者、特未有良政治以作吾民之墾聚耳、故善爲政者、莫大於爲民謀生聚之道、樂利所在、人自爭赴、坐憂圯廢、豈可與語於治效哉、尙寬治唐、人皆議其土曠民稀、寬獨喜其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何其深明、治道也、爲民疏陂渠、又令其化榛莽爲膏腴、戶增累萬、宜也、而計口授田、貸錢使買耕牛、寬大如此、此尙

寬之所。以爲尙寬歟。

程迴字可久宋甯陵人

程迴少失怙恃孤貧飄泊二十餘始知讀書高宗南渡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因以考德問業焉隆初成進士德興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女隱忍十餘年卒能刃盜盡誅其黨剝肝心以祭其父兄迴爲縣丞乃取春秋復仇之義表爲英孝程烈女擢知進賢縣有子愬母輒私賣田者母年七十猶坐獄吏斷處母死迴駁之曰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理爲衛侯鄭與元咺發也諸侯於命大夫猶若此况子於母乃使坐獄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費盡子孫亦不得違教令也何至預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抑何使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敬天下之爲人母者民饑或愬於府云有私與商賈爲販者以故穀貴府檄禁之迴卽報曰力田之人逼於稅賦是以出糴非上戶也縣境不出貨寶苟不與商賈交易輸官之錢何由而得申論再三得請乃已縣既苦水而郡蠲賦薄迴力論之曰是驅民流徙耳賦不可得徙存欠籍乃悉蠲之有婦人傭身以養姑姑感孝婦每受食輒以手加額仰天祝之其子爲人牧牛亦裹飯以餉祖母迴廉知之白於郡給以錢粟調上饒縣滅倍賦革斛米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膏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歛虐民鬼神其無知乎郡督經制錢急迴曰斯乃古除陌之類其數又三倍正賦民何以堪反復言之當路頃之奉祠寓番陽之蕭寺有程祥者客亡妻度氏質奩具以育子久竭貲或勸之醮度氏曰子幼若事他人不得撫是子豈不負良人乎不聽迴聞之走告於守月給以錢粟迴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扶弱導以恩義積年仇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悛悔暇則賓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廟非典不祀隱德潛行督表之以勵風俗聽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爲苟止官

至朝奉郎卒。所著述極富，朱子稱之。

林謹按：爲治之道，不外天理人情而已。得乎天理，順乎人情，人心未有不正，地方未有不治者也。迴爲政，嚴斥嫫母之罪，大旌養姑之孝，表烈女撫義妻，非所以示天理之不可亡乎？民亂覓其與商賈交易，苦水論郡蠲賦至薄，傷橫斂之非，舉除陌之戒，非所以表人情之不可拂乎？而賓禮賢士，督表隱潛，聽獄期於明允，仇訟一語解去，凡此皆本天理人情而能克盡其分者也。美哉程迴，可以風矣。

劉清之字子澄，宋臨江人。

劉清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紹興中成進士，再調建德主簿，使民自實其戶，而賦役平，爭訟息。萬安縣大浸，清之以縣丞奉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平米直，清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以內耳。」外鄉之民勢雖遠，來受米，老幼必有餒死者。今大戶閉糴，意欲窺利，我若有政，則大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爲王之規畫，防閑民甚利。賴發運使正志接部至境，將拘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正志心敬之，欲薦諸朝。清之賂以書曰：「畸零之賦，皆州縣侵削於民法所當禁，所謂羨餘也。始者獻之自下，而詔止之，今則求之乃自上焉。不奪不聚，弊有不可勝言者。願侍郎善籌經費，以佐國家，則士孰不願出侍郎之門。不然，清之不敢以玷知人之鑒，尋擢宜黃令，襲茂良周心大薦之。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托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並謀合智，提要絜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改太常主簿，丁內艱，闋除通判鄂州。鄂大軍所駐，軍籍多僞，清之使各自實而正之。其俗計利而尙鬼，家貧子壯，則出贅尤。謹奉大洪山之祠，病者不藥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改衡州，至則戒諸邑董常賦，緩雜征，闔舊逋，戒預析，費用有節，滲漏有防，稽考有政，補置有漸。嘗作論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勉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

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肴與諸生。輪情論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本末之序。學者日衆。則增築。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詁。晉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措之之實。又厚於族衆。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族。隨力行之。高安李好古。與族人爭財於豫章。見清之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林謹按。天災流行。哀鴻載道。最撫民者。所宜兢兢賑恤者也。得其恤之道。則活民何可勝計。否則我雖未殺民。而民之因我以死者。咎將誰屬也。清之洞於老幼遠來受米。易至餓死。而又燭於大戶閉糶。窺利之弊。乃均境內之地。使有粟者各濟其鄉。官爲規畫。防閑大戶。得錢細民得米。固最兩便。而要非善體人情。以爲政不能有此也。而以輸情論學爲振士風之本。教化端賴以正。至論書一編。其爲民籌者。洵詳且盡。書佚不傳。亦惜矣哉。

楊簡字敬仲。宋慈溪人。

楊簡。乾道中舉進士。授富陽主簿。陸九淵道過富陽。簡謁之。遂師事焉。富陽多賈民。不知學。自簡至。士風丕振。改紹興司理。獄事必親。端默以聽。務得其平。帥府怒一吏命鞠之。簡曰。吏無罪。帥命追鞠。其平日事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無罪。必攜往事。寘之法。簡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會朱子爲浙東常平使者。乃薦諸朝。其後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至有泣下者。二少年爲民害。簡閉諸獄。徐諭以禍。福皆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化之。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呼曰。楊父。後出知温州。首罷妓籍。尊敬賢士。有私憾。數百爲羣。過境內者。分司不白。郡輒檄巡尉捕之。簡聞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之命也。應斬。乃建旗巡尉庭下。劊手兩行。夾立。守盛服。升西序。數其罪。命斬之。僚吏交進爲致悔罪意。久乃得釋。而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簡在那廉儉。自將奉

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畫像事之。常遷將作監。時金大飢。中原民來歸者。日以千萬計。邊吏臨淮射之。簡蹙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歸慈父。顧斬斗升而逆殺之。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朝廷敬簡名。屢進。至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卒。簡以治論。嘗以爲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曰。謹擇左右大臣。二曰。擇賢以久任中外之職。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諸無名之賦。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太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各擇邑里之士教之。教成。使分掌其里邑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經熟議。其可行於今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簡之志如此。

林謹按。才能智勇之人。可以治郡縣。可以治天下。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國家未有不知人善任。而可與有爲者也。吾讀簡治論之大綱。其於治道。可謂詳盡矣。奈其說不即行。徒使修史者。僅儻之於郡縣。能吏之列。豈特簡之不幸。吾爲宋惜耳。然簡獄必親視。吏無罪。必不實於法。分司違制。必欲寘之法。少年且使喻於法。刑罪中。民知勸懲。治本之所在。欲郡縣不治得乎。而廉儉自矢。謂不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使後世污吏聞之。吾不知其良心上。又當作何感觸也。

黃震字東發宋慈翁人

黃震寶佑中登進士。調吳縣尉。不受豪勢。尋攝縣。及長洲華亭二縣。皆有聲。擢史館檢閱。輪對。言當時至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時宮中建內道場。震以切諫降秩。出通判廣德軍。初。孝宗班朱子社倉法於天下。而廣德官置此倉。行之既久。民困於納息。人皆以朱子故。不敢議。震曰。朱子本法。設之自民。非官置也。且法出於堯舜三代。聖人猶有變通。安有先儒爲法。不思救其弊耶。乃別買地六百畝。

以其租入代社會息。約非凶年不貸。而貸者不出息。郡多淫祠。至祀以太牢。震以爲非法。言諸司禁絕之。俗有向神自嬰極楛。或自拷掠。以徼福者。震見即召使自狀其罪。其人曰。本無罪。震曰。爾罪多。不敢對人言。故告神。以免罪耳。杖之。郡守賈蕃世者。似道從子也。驕縱不法。震數與爭。是非蕃世積不堪。劾之。解官。撫州飢。起震知其州。單車疾馳。中道即檄富人耆老。集城中。毋過某日。至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揭於市。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治。不抑米價。日損糶糶粥食餓者。而後入視州事。既乃修朱子祠。制社稷祭器。復風雷祀。教種麥。禁競渡。勦軍營五百架。善政畢舉。擢提舉。常平。先是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富媿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全活至衆。又平投法。先令縣覈民產業。不使下戶受重賦。大興水利。廢陂壞堰。及爲豪右所占者。復之。改提點刑獄。決滯囚。清民訟。赫然如神。震居官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林謹按。天下有一法必有一法之利。惟積之久而弊生焉。其弊也。非立法者所及料。要在守法者善爲變通。以無背於因時制宜之義而已。如朱子社倉法。至善之政也。常年慈幼局。亦至善之政也。乃一則民困於納息。一則名存而實亡。豈法之不善哉。亦人之咎耳。震變通其制。別置田以代倉息。官出粟以贍貧養。寓創於因。一衷至當。惟震能守法。亦惟震可與言立法。若夫賑飢。則閉糶有禁。強糶亦有禁。使民相濟而不相悖。其善體人情。又何以加哉。

程思廉字介甫元東勝州人

程思廉。性剛正。疾惡。太保劉秉忠。爲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天澤規取襄樊。使任轉餉。餉多露積。一夕暴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詔詰之。思廉曰。此去敵近。中夜驟動。衆必驚疑。或致他變。縱有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聞者。避之後。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行至彰德。聞兩河飢。而吏徵租益急。欲蠲之。有司請需奏。

報。思廉曰。若是。民不堪命矣。即馳檄罷徵。已果得請。至元二十年。河北復大飢。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絕河止之。思廉曰。民急求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上亦不之罪也。衛輝懷孟大水。城不沒者數板。思廉露宿修堤防。水不爲害。所賑貸全活者。尤衆。衛人德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於家族尤有恩義。好獎拔人物。或譏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爲善矣。卒謚敬肅。

林。謹按。天下。惟。忠。厚。之。人。爲。真。能。愛。民。真。能。愛。民。者。祇。知。有。民。而。已。不。以。一。己。之。利。害。失。其。愛。不。以。他。人。之。疑。懼。紛。其。愛。如。元。程。思。廉。者。是。矣。思。廉。始。馳。檄。罷。徵。不。及。奏。報。繼。又。縱。民。就。食。且。曰。得。罪。雖。死。無。恨。見。義。勇。爲。豈。有。一。毫。人。我。之。念。梗。其。中。哉。而。露。宿。督。修。堤。防。卒。使。水。不。爲。害。惟。有。真。愛。人。之。忱。惻。斯。有。拯。人。之。事。功。民。吾。同。胞。之。謂。何。撫。民。者。願。可。以。漠。視。吾。民。乎。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

段直值元至元十二年。北方盜賊充斥。直聚鄉黨結壘自保。世祖命將略地過晉城。直以衆歸之。幕府承制。署爲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論功。行賞分土。世守。命直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籍其田。慮寄頓於親戚鄰戶。約曰。本土至。析而歸之。逃民聞卽來還。歸其田。慮如約。民得安業。素無產者。則出粟賑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贖之。以兵死暴露者。收而瘞之。未幾。澤爲樂土。大修孔廟。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儒士李俊。民爲師。以招延。四方學者不數年。學子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

林。謹按。世。亂。之。民。流。離。失。所。得。賢。者。撫。之。孰。不。仰。之。若。慈。母。哉。夫。人。莫。不。愛。身。家。苟。非。大。不。得。已。未。有。肯。辭。父。母。捐。妻。子。輕。離。鄉。井。者。也。况。盡。室。而。行。靡。有。定。居。乎。直。撫。澤。州。不。忍。民。之。不。克。復。其。身。家。也。於是。田。慮。有。寄。析。歸。有。約。使。民。復。得。安。集。真。可。謂。愛。民。如。子。者。矣。至。無。產。者。賑。之。俘。掠。者。贖。之。暴。露。者。收。

瘞之。固足徵直之慈。祥愷。而撫民於喪亂之餘。要亦有守者當盡之天職也。崇聖置書。延師興學。其作育地方之至意。不又侷以遠耶。

陳灌字子將。明廬陵人也。

陳灌當元末。將亂。所居築塲。種樹。人莫能測。後十年。盜賊蠶起。灌率武勇。結屯林中。盜不敢入。一鄉賴以全。太祖平武昌。灌詣軍門。謁見與語。奇之。擢湖廣行省員外郎。累遷大都督府經歷。從大將軍徐達北征。尋命築城泰州。工竣。除甯國知府。時天下初定。民棄詩書久。灌建學宮。延師選俊。秀子弟受業。訪問疾苦。禁豪右兼井。創戶帖。以便稽民。帝取為式。頒行天下。伐石築隄。作水門。蓄洩。護瀕江田。百姓咸賴。有坐盜。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闕取之。非謀劫也。坐其首一人。餘悉減死。灌手裁嚴正。而為治寬恤類此。洪武四年。召入京病卒。

林謹按。亂離之世。閭閻凋敝。至堪痛心。大難削平。民殷望治。最撫民者所宜盡心者也。灌當天下初定。尋守甯國。問疾苦。禁兼井。使豪強者不得逞治。經亂之民。自以此為施治入手之要訣。而創為戶帖。以稽其民。不特可以詰姦禁暴。而民之遷徙職業。且舉可周。知道民之原誠在於此。國之本在民。聽其散越。漫無統紀。豈所以為國乎。

李湘字永懷。明秦和人。

李湘當永樂中。由國子生理刑都察院。以才擢東平知州。常祿外。一無所取。訓誡吏民若家人。然城東有大村。壩源出岱嶽。雨潦輒為民患。奏發丁夫隄之。州及所轄五邑。地多荒蕪。力督民墾闢。公私皆實。會舊官還任。將解去。民羣乞於朝。帝從其請。成祖晚年。數百征。令山東長吏督民轉餉。道遠多死亡。惟東平無失所。潞州十餘年。至正統初。湘大臣舉郡守尙書胡濙。以湘應。遂擢懷慶知府。東平民扶携老幼。泣送數十里。懷慶有軍衛。素挾勢。厲民。湘隨時裁判。皆不敢犯。居三年卒。

林謹按世之言治者動此倡彼和曰利曰利夫利莫大於地地不愛寶取利於地卽不畜開吾民衣食之源所謂欲禁游民當先闢曠土者也湘按東平勤率所屬督民墾闢使荒蕪悉化爲膏腴公私利賴民資攸聚夫利國利民之道豈有棄利於地而更可言利者乎况我國以農立國其長在農農之本利在地甚願守民者務爲切近之圖勿談高遠可也至湘裁制軍衛不使挾勢厲民吾又願守民者常懷懷於兵之易爲民害也得矣

范衷字恭肅明豐城人

范衷舉永樂十九年進士除壽昌知縣開荒田二千六百畝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正統五年三考報最當遷邑人頌德乞留御史以聞朝廷許之尋以外艱去服闋起知汝州吏部尙書王直察舉天下廉吏數人衷爲第一衷性至孝廬父墓瓜生連枝有白兔三馴擾墓側鄉人莫不高其行

林謹按天下之民農最多農之終歲勤動所以資衣食者惟在得粟而已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則喜形於色所謂田家自有樂也然旱澇之來最貽民患雖曰天災而水利之不修滋害尤易故在重農之我國水利殊爲要圖也衷撫壽昌至興水利三百四十有六區民受其賜固多矣要亦爲政者當盡之責也而惜乎俗吏不足以語此

丁積字彥誠明甯都人

丁積舉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至卽師事邑人陳獻章爲政以風化爲本而主於愛民中貴梁芳邑人也其弟長橫於鄉責民通過倍復訴於積積追券焚之且收捕繫獄由是權豪屏跡申洪武禮制參以朱子家禮擇耆老誨導百姓良家子隨業聚廡下使日誦小學書親爲解說風俗大變民出錢輸官供役名均平錢其後吏貪復令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俗信巫鬼爲痛毀淫祠旣而歲大旱積爲民祈雨憂勞成疾卒民聚哭於途有一嫗夜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首丁公死

吾無以聊生矣。

林謹按地方之為民害者莫如權豪姦吏雖盜賊不之過也蓋盜賊之害民也易見而權豪姦吏之害民也難知且盜賊之為害暫而不久有法律以繩其後而權豪姦吏之為害蝕於無形侵牟於不覺敲脂吸髓民恆劫於威墮於詐而無可如何甚或反以求伸而愈遭屈壓也此其害誠不遜乎盜賊撫民者宜若何勦之察之哉積收捕梁芳使權豪歛迹杜絕月錢使姦吏失食除民之害孰要於此途哭夜哀豈偶然哉而擇耆老誨導百姓與仁講讓又何以加茲任人者逸其是之謂乎

湯紹恩字汝承明安岳人

湯紹恩為人寬厚長者惟儉素內服疏布外以父所遺故視襲之由戶部郎中遷德安知府尋移紹興始至興學宮廣設社學緩刑罰恤貧弱旌節孝民情大和山陰會稽蕭山三邑之水匯三江口入海潮沙日至擁沙積如邱陵遇霖潦則水阻沙不能驟洩良田盡成巨浸當事者不得已決塘以瀉之塘決則憂旱歲苦修築紹恩循行水道至三江口見兩山對峙喜曰此下必有石根余其於此建閘乎募善水者探之果有石脉橫巨兩山間遂與工先投以鐵石繼以籠盛鰓沈之工半潮衝蕩不能就怨謫煩興紹恩不為動禱於海神潮不至者累日工遂竣修五十餘尋為閘二十有八以應列宿於內為備閘三日經樓曰撞塘曰平水以防大閘之潰閘外築石堤四百餘丈扼潮使不為閘患刻水則石間俾後人相水勢以時啟閉自是三邑方數百里間無水患矣士民德之立廟閘左歲時奉祀不絕屢遷山東右布政使致仕歸年九十七而卒

林謹按南方多水患地勢然也洩之障之人力之所能為也願庸人安於苟且恒坐視浩歎不為一勞永逸之計此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最古今識時之傑所為扼腕者也紹恩不忍三邑之浸沒毅然謀捍水患建閘三江口不格於羣議不避一時之怨謫艱辛擘畫卒使三邑方數百里間永無水患其功

德固大而要。非具有遠識。不拘牽月前者不能爲此也。我國素以農立國。生計攸關。安得如紹恩者。數十輩使水利得以悉舉耶。

陳幼學字志明無錫人

陳幼學成萬歷十七年進士授確山知縣政務惠民積粟萬二千石以備荒墾萊田八百餘頃給貧民牛五百餘頭里婦不能紡者授紡車八百餘輛置屋千二百餘間分處貧民建公廨八十間以居六曹吏俸食宿其中節公費六百餘兩代正賦之無徵者栽桑榆諸樹三萬八千餘株開河渠百九十八道布政使劉渾成弟燦成助妾殺妻治如律行太僕卿陳耀文家人犯法立捕治之撫按調幼學中牟秋成時飛蝗蔽天幼學率民捕得千三百餘石乃不爲災縣故土城卑且圯給飢民粟俾修築工成民不知役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百斤未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千餘里幼學疏爲河者五十七爲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大莊諸里多水爲築堤十三道障之給貧民牛種貧婦紡具倍於確山越五年政績茂著御史將薦之徵其治行推官閻世科列上三十六事御史以聞詔加按察副使仍視郡事久之以副使督九江兵備幼學年已七十其母尙在遂以終養母卒不復出天啓三年屢起不赴卒年八十四矣中牟湖州立祠祀之

林謹按民無食則飢無衣則寒飢寒交至而欲其無爲非者難矣故聖王之教男耕女織一夫不耕天下爲飢一女不織天下爲寒爲之諄諄誥誥者洵非無故也顧俗吏以爲平淡而忽之教非所教養非所養此民所以凋敝而地方所以不靖歟幼學出仕明季洞明於此爲民謀耕織給耕牛給紡車使民衣食有資復爲之勸樹藝闢草萊溝通河渠興築堤障凡以爲吾民謀豐衣食之道者至矣推而行之王道之本何以加茲吾思幼學吾憂吾民吾願今之撫民者皆來取法也可也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自號漁洋山人清直隸新城

士禎以詩鳴海內幹練風節雅重當時清初漢人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當其司理揚州也侍郎葉成格駐江寧治通海寇獄羅織甚衆公力保全良善嚴反坐以息誣陷揚故有欽賊積逋二萬餘金前任以考成故重督之逮繫者衆公至惻然曰此溝中瘠耳雖日敲朴何益悉縱遣之而手疏募諸當事自監司郡守及屬邑悉割俸代輸不足則募諸商人諸商故以海寇獄德公傾貲恐後又不足則言於巡撫具疏請豁免於是積逋一清在揚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人稱神君公既以司理起家復以大司寇致政與刑官相終始每讞獄必多方以求其生嘗會議閔煥郭振羽寶子章獄三人皆以救父故持金刃殺傷人論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與否不當以挺刃論輕重也遂得致緩決任副憲時又嘗爭楊成獄貳戶部時復爭聊城于相元太平王訓齊河房得亮獄俱減等而衡陽左道蕭儒英則又爭而必致之法徐起龍爲曹氏所誣則釋徐而罪曹案其所與私者皆伏法其慎於用刑多類此公爲政能持大體以和平養士氣清不戾俗利而有執故長成均則整飭教條杜請託所獎拔如金居敬湯右曾查昇陶元淳惠周惕輩皆時名人在計部時秦中方大饑開入粟例公預戒所司不得以一呈一稿至前先後七年嶄然無所與其筭理錢法也例故有樣錢公立禁革之其權關清江浦也船廠有陋例言於漕帥盡罷之公與睢州湯文正公初未識面會徵博學鴻儒公言於魏公象樞曰公以舉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君者乃可應詔人知湯公之薦由魏公而不知自公發之也生平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作內大臣明珠稱壽有大僚某手金箋請得一詩以侑觴公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力辭之公之幹濟風節若此而世不盡知爲詩名所掩耳公嘗奉使南海西嶽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間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必登臨融釋蒼萃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公著作極富有帶經堂集漁洋詩話蜀道驛程記皇華紀聞粵行三志池北偶談隴蜀餘聞古懽錄居易錄滄溪考感舊集香祖筆記分甘餘話北征日記諸書皆行世卒年七十有八

林謹按。作官不異作師。師無氣節。雖教士有足稱。終不能掩賊士之咎。官無氣節。雖治民亦多術。終不能樹保民之功。故國性保存。端資士氣。而民風丕變。全視官聲。苟不養士。而欲其國應運以興。不正官而期其民自動於善。古今未有能得者也。士禎出仕清初。一以風節昭示天下。與其謂以詩鳴一世。毋寧謂其以氣節鳴一世也。內大臣明珠炙手可熱。欲求一字以爲榮。而不可得。曲筆媚權。貴君子所不爲。聞其言如見其人矣。其司理揚州保善良息。認陷遣繫。清浦雪冤。謹識。雖謂皆氣節流露之光。可也。

于成龍字北溟。清山西永寧人。

成龍以廉潔顯於世。爲清初清官第一。當順治十二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烟瘴地。官廨在叢箐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饜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獠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獠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獠舁竹。舉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公獎勵。扶惰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公。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却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招流亡。修學校。增俸。浚隄。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囊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州領縣三。遺黎才數百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安所得魚。卒不與。且極陳民困狀。盡裁革之一僕。一羸馬。自隨。賃牛種。招集流亡。旬月間。得戶千計。再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地多幽壑。沒湖爲盜窟。公捕得九人。大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賞之。保二人。其七人。即諸父老前。取大索。駢繫悉坑之。衆殷粟。又獲巨盜彭百餘。賞其罪。令捕盜自贖。無脫者。巡撫張公朝珍。器之。舉卓異。

後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甯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馭。劉啟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逼趨黃州。時援軍皆赴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至不能備。關柝。或議退保麻城。公曰。黃州七郡。咽喉也。棄之。則荆岳五解矣。吾誓死不去。然坐困。亦非策。當剿之。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戢下。遂設計。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絲粟。時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也。次年秋。大饑。發廩賑卹。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災。詛言復起。公故示暇豫。修赤壁亭榭。日與寮吏。獻詠飲射。其間。民皆曰。我公如此。復何憂。後按察福建。值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會。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公力白王。言諸案所牽引多平民。宜省釋。覆錄時。大吏有難色。公指庭前婦孺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耶。王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巡撫吳公興祚。薦公廉能。第一遷布政使。禁軍月徵莖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之。滿兵掠浙東子女。役爲奴者數萬。公贖歸之。各屬納賦。皆應時收。不增銖黍。署中薪米不給。無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周行。几案間。蛛絲鼠跡。文卷書冊。外無長物。感歎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外番貢船有所獻。悉屏之。或呈樣香一嗅。即持去。貢使嚮指作禮曰。天朝有此清官。吾儕所未聞見也。二十年春。陛見。面諭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朕所深知。賜帑金千。良馬一。馬上所乘也。卒謚清端。

林謹按。順天理。即所以保良心。自世人不覺。日陷溺於人慾。由是去天理愈遠。而良心遂日喪亡。而不知。噫。可哀也。成龍於天理良心四字。自信獨真。故其行事無處非正氣。真心之表見。即無處非天理之流行。人見其爲當時第一清官而已。而成龍決未嘗有一清官之見存也。烟瘴不能病此身。由正氣之內。充婦孺。豈能反斯言。即真心之流露。坑盜贖奴行所無事。益足徵其於天理良心四字。體認爲最真切也。吾愛成龍。吾尤愛天理。世之陷於人慾而昧厥良心者。尙其猛省。

陸隴其字稼書清浙江平湖人

隴其雅好程朱之學以清介自持爲世所重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納則求公故人爲之游說公與故人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即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速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速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問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堵計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半即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見有官如公者也又嘗授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公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復曉譬化鬪狠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免徵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竊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巡撫于襄勤成龍訪民間利病至靈壽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大略謂自古稅歛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征民間尙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所餘暫抵

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於國賦無損。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及將受代。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乃申請緩征。量減房地稅。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民請命。仁人哉。厥後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以見嫉於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在公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闢陽明爲禪學。謂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願涇陽高景逸之病。在忘動求靜。論者謂程朱之統。自明薛敬軒。胡敬齋。後惟公能得其正宗。云康熙三十一年。感末疾卒。雍正二年。命從祀賢儒。乾隆元年。特賜諡曰清獻。

林謹按。世無眞學。術絕無眞。吏治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學以仕而顯。仕以學爲歸。學外無仕。仕不離學。茫然於學。徒驚爲仕。此世風所以日下也。隴其好程朱學。一以居敬窮理爲務。宜乎游說不能入于金。不能動所至。以德化民。不事刑威。重視族長里長之選。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辨明義利。宏獎孝弟。治効安有不蒸蒸日上者哉。其曰甯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又曰盜可殺。則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非粹於學術。安能不爲勢屈。不苟合同。官亦至是。耶于公頌爲仁人。信有由來。論者謂其得程朱正統。良不虛耳。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清廣西臨桂人。

宏謀爲諸生。即以經世爲己。任有邸報至。必借觀。自題書室。謂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識者。早推爲公輔器。後成雍正元年進士。任外官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到處無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與革者。分條鈎考。次第舉行。凡各屬村莊河道。皆繪圖懸壁。環復審視。寢饋以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爲難成。卒就理。或當更代。即以聞責成。受代者其察

吏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率懷懼就法。惟恐及已。蓋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爲仕即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得其理。人咸安之。在揚州。值水災。公奏請飢民所過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司造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是鹽使者。令淮南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奉以空數報部。及部檄移取。始行追徵。然實陰虧正課。公奏停之。在雲南。時方用師。保夷。運糧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民便之。增銅廠工本。除抽課外。聽民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更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購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在天津。常乘小舟咨訪水利。得放淤之法。凡汎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從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數四。沙沉土高。滄景諸州。悉成沃壤。公喜曰。老河兵。眞吾師也。按察江蘇。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淹親。柩及火葬者。在江西。歲飢。告糴於楚。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堤。以工代賑。嗣在秦粵。遇歉。歲皆盡心荒政。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磯。當衆水之衝。時泛溢爲災。亦築堤百丈。禦水患。江西居民。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然頗好訟。費皆出諸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鬪爭。導以禮法。在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棄。布帛悉資東南。公募江南善蠶織者。導之令民植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久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織充賦。貢又勸種山薯。充民食。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種楸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造水車。教民厚水之法。旱歲得資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疏鑿。遂成康莊。又修治文武成康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仲餘地。召租支用。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隣。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加疏濬。歸德賴之。既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仰食台灣。而商船載米有額。例公請弛禁。以便民在湖南。禁洞庭。濱湖民墾水爲田。以寬河流。使水不爲患。會歲大熟。江南災。奏運倉穀二十萬石濟之。仍買民穀還倉。在西安。

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又初撫江蘇時。吏治列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獎廉懲墨。剔漕弊。戒華奢。宴會服御。皆有條約。禁婦女游觀。治僧道之不清者。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河。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棄地。遇雨輒溢。淫河既濬。水有所歸。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悉成。腴田中設涵洞。爲旱潦備。其窪地。令改種蘆葦。蠲其賦。其在蘇州。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又議開徐六涇白茆。曰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各屬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又疏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鳧獨老病及遺嬰。近來公費不敷。請將通州崇明濱海淤灘。除附近民業者。聽升科。餘撥入堂。充公用。又崇明界有新漲之玉心河。兩地民互爭。請併撥入。以息爭競。高宗手勅曰。一舉而數善備。及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屬僚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厥後上特設協辦大學士。以一命公。漢大學士之有協辦。自公始。公嘗言。是非審於己。毀譽聽於人。得失安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又曰。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又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勞也。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規。在官法戒錄。訓於民。卒年七十有七。入祀賢良祠。謚文恭。

林謹按。人之大恥。在無志。詩曰。天之方躋。無爲夸毗。蓋夸毗。謂體柔之人。世之最足貽民憂而召天禍者。莫此爲甚。此人心世道之憂也。宏謀少年。卽自誓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此其志爲何如。志乎其後。任官三十餘年。歷任二十餘所。所至有聲。皆此志爲之也。志在養成人民道德。心冀同臻。上善故立己不欺。爲民興學。勸善日如不及。志在爲人民裕衣食源。故課農桑。興水利。鑿井種樹。別除姦弊。務使羣倫同游。康樂之天。如宏謀者。眞吾民族福星哉。其居恆嘗言。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又謂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爲勞。此其胸懷高曠。德慧淵深。殆由純儒而優入聖域者歟。噫。卓哉遠矣。

著者出版書目

- 1 與國大計原名中華國
- 2 鄉正制度 教育制度 避兵制度 農桑計畫 工商計畫 交通計畫 軍事計畫 外交計畫 國用計畫 禮教問題 刑罰問題 選舉問題 衛生問題
- 3 春秋之孔子
- 4 孔子倫理學之研究
- 5 青年責任教育之研究
- 6 學校管理精神談話
- 7 孔子易哲學之人道主義
- 8 春秋左傳之軍事外交述要
- 9 經學通論
- 10 經術文批選
- 11 大預國文講授本選編
- 12 高等中文法
- 13 高等公民學
- 14 儒家哲學
- 15 思想組織學
- 16 堯舜禹
- 17 伊闕孔
- 18 伊闕孔六大先哲合傳
- 17 益皇四哲合傳
- 18 湯武合傳
- 19 新民鑑
- 20 孔孟仁義教世說
- 21 世界未來之百年推測
- 22 政治革命主義
- 23 社會問題 散金主義
- 24 人生直道主義
- 25 國恥華骨棒喝
- 26 演說 德教 破迷不破信
- 27 平民華竹夢
- 28 小說 博士錄
- 29 人道 亞威美長中少三男言
- 30 中國法制史
- 31 中華民國治史輯釋
- 32 默成子立心法
- 33 中華英烈青年鑑



新民鑑 定價大洋三角

著者 含山胡春林 默青

印 刷 北京大學出版部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三版

